

聶格魯吉小說選



前 記

康斯坦丁(科斯塔克)·聶格魯吉是十九世紀羅馬尼亞和摩爾達維亞杰出的作家，羅馬尼亞散文的奠基者，詩人和翻譯家，而且是愛國知識分子。十九世紀的羅馬尼亞正處於人民為擺脫土耳其的壓迫，建立一個統一的、獨立的民族國家而鬥爭的時代。從十四世紀起，直到十九世紀中叶，土耳其侵略者一直把羅馬尼亞人民置於自己的奴役之下，並且為了同化他們，用盡一切野蠻的手段，摧毀羅馬尼亞的民族文化和消滅它的文字。聶格魯吉和其他愛國人士一起，為爭取祖國的民族獨立進行了鬥爭，同時又以自己的文學活動為維護民族語言的純潔和民族文學的發展作了巨大的貢獻。

聶格魯吉於1800年生在雅西附近的特利費實村。父親季努·聶格魯吉是一個由平民出身的小

貴族，他精通羅馬尼亞語言并且爱好文学，这对聶格魯吉以后走上文学的道路很有影响。1821年赫特里运动^①失败以后，聶格魯吉避难到基希涅夫，与当时正流放在那儿的俄国伟大的詩人普希金結識，并在詩人的影响下开始了俄国文学的翻譯。1825年聶格魯吉开始了行政生涯。1835年他当选为雅西議会的議員，以后又任摩尔达維亞的財政部长和各屆議会的議員。他和其他爱国人士一起，积极主张統一多瑙河沿岸各公国。他們的活動，为1848年摩尔达維亞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作了准备。1866年他因病退出了社会活动，回到故乡特利費实村，1868年在那里逝世。

聶格魯吉的文学活动开始于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他是最先将普希金、捷尔查文、茹科夫斯基等俄国詩人的作品介绍到羅馬尼亞的人。他和普希金的友誼以及他对俄国文学的爱好，对于他的文学活动有着很大的影响。他經常为摩尔达維亞、瓦拉几亞和德兰斯瓦尼亞各杂志写稿，发表作品。

① 赫特里运动是摩尔达維亞境內的希腊人反对土耳其人的起义。

他的著作有小說、散文、詩歌，也有劇本。他很注意从历史題材中攝取主題，他的主要作品——中篇小說《亚历山大·萊普什尼揚》就是根据編年史的材料写成的，不过作者大部分的作品还是对于当时羅馬尼亚封建社会生活的描写。他以現實主义的、批判的态度对待历史和生活，表現了他的先进的观点。聶格魯吉作品的主要特点，就是进步性、爱国主义、对历代人民的英雄事迹的頌揚和对残余的封建制度的憎恨。这些特点，在他的小說和散文中表現得尤其鮮明。

而他的作品中最受讀者欢迎的一部分也正是小說。本書选譯的九篇，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部分。

中篇历史小說《亚历山大·萊普什尼揚》是1840年写成的。这是聶格魯吉的代表作，也是羅馬尼亚文学史上用民間的語言写成的第一篇散文作品。在这篇作品中，他严厉地抨击大貴族階級，同情农民。这个中篇小說的基本冲突是摩尔达維亞大公亚历山大·萊普什尼揚和恬不知耻地出卖国家的貴族階級之間的斗争。作者通过这个历史

故事，对于他所处的时代的封建残余和大貴族階級的輕視人民以及对金錢和权力的貪得无厭。作了批判。在小說中，貴族階級的劣根性，集中地表现在內务大臣莫卓克身上。作者刻画了莫卓克这个貴族階級典型的代表人物因个人私利而表现出来的懦弱、背信弃义和卑躬屈节。小說中色彩鮮明的、现实主义的描写和人物形象生动的刻画，說明了聶格魯吉具有高度的文学技巧。这个中篇小說使作者获得很大的声誉，它对羅馬尼亚和摩尔多維亞散文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并被公認是羅馬尼亚和摩尔多維亞文学中的典范作品。在历史短篇小說《楊·索貝斯基和羅馬尼亚人》中，作者以无限的自豪頌揚了十九名国境守备隊員英勇抵抗波兰国王的豪迈事迹，贊美了他們堅貞不屈的精神。这是一篇富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作品。《卓姪》和《在賽馬会上》是两篇描写爱情的中篇小說，作者揭露了在他那个时代貴族階級道德的敗坏，譴責了他們的墮落腐化和精神的空虚，由衷地同情被貴族子弟玩弄、遺弃的女主人公的命运，为她們的遭遇深感不平。这两个中篇，篇幅虽然不

大，但写得簡練、动人，每一个情节都和主题紧密地結合着。其中《在賽馬会上》这一篇，我們还可以明显地看到作者自己青年时代的影子。在《为什么茨岡人不是羅馬尼亞人》中，作者描繪了一个愚昧无知的貴族的形象，并对教会利用人民的宗教迷信制造出茨岡人将永世成为奴隶的无稽之談，作了充分的、无情的揭露。作者憤慨地指出教会臆造出这些荒謬絕伦的神話来恫吓人民，只是为了使他們毫不抗拒地接受它的束縛。在短篇小說《这样的事情別人家也会发生》和《葯方》、《頓尼奇的兔子》、《有害的財產》三篇故事中，作者用諷諷、辛辣的笔触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諷刺了貴族階級的庸俗、愚昧和无耻。

譯 者

目 次

前記.....	1
---------	---

小 說 选

在賽馬会上.....	3
卓姪.....	52
这样的事情別人家也会发生.....	78

历史断片

亚历山大·萊普什尼揚.....	99
楊·索貝斯基和羅馬尼亞人.....	139

書 信 选

第二封信 药方.....	153
第八封信 为什么茨岡人不是羅馬 尼亞人.....	158
第十五封信 頓尼奇的兔子.....	183
第二十六封信 有害的财产.....	186

小 說 選



在賽馬會上

1 賽馬

九月。整个基希涅夫都在准备着賽馬，本来賽馬早該举行了，只是因为要等諾夫罗西斯克省和比薩拉比亚的总督，結果一再延期。但是总督仍旧由于大不列顛駐彼得堡宮庭的大使戴尔哈姆勋爵路过敖德薩而担擱了，因此，現在出席賽馬会的只有省长費道洛夫將軍一人。

基希涅夫的賽馬場，离城有十分鐘的路程。这儿为高貴的观众建筑了中国式的木板看台，而平民——或者用貴族們的說法，庄稼汉，則群集在牧場上，他們沿着一条拉直的繩索拥挤着。一条繩子自然沒有多大的拦阻力，不过那里还有宪兵在維持秩序。

賽馬場是一个周围有三俄里的勻整的橢圓形，

場子，四面圍着小桩，小桩之間的距離是三、四俄丈。看台前面就是作為起點的柵欄。比賽者必須繞着場子跑四圈，也就是說一共要跑十二俄里（按照我們的算法是將近半個驛站）。兩個最先到達終點的競賽者可以得獎：第一名可得一只價值一千五百紙盧布的銀杯，第二名可得五百盧布。這筆款項由國庫撥給。

這樣的賽馬會在俄羅斯帝國所有的省城里每年都舉行。目的是獎勵養馬業。過去騎兵是要從國外買馬的，目前自己的馬已經能夠滿足整個俄國的騎兵了，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賽馬會的巨大好處。我差點忘了說：只有當地育馬場的牡馬和牝馬才允許參加比賽。

出席賽馬會的有許多穿着禮服的軍人和官吏，使得這個場面顯得特別莊嚴。這使人想起中世紀騎士們的馬上比武，不過有一點區別：中世紀騎士們的比賽是為了博得他們的心上人的歡心，而現在的騎手却是為了一千五百盧布。

看台上擠滿了女人：秀麗的、可愛的、也有不很可愛的。她們都戴着走私進口的帽子，穿着走

私进口的衣裳，——这是敖德薩利用它的自由港的地位打扮了基希涅夫的太太們。看着她們用英国和法国的衣料盛装起来，在稅关官吏面前閑逛，弄得綢緞瑟瑟作响，而稅关官吏們只有无可奈何地皺皺鼻子、聳聳肩膀，这种样子真使人发笑。

一輛用四匹馬縱列套成的华丽的維也納式四輪馬車駛到了賽馬場跟前。一个穿着俄国式长襟上衣并留着胡子的馬車夫紧紧地拉着鑲有銀質裝飾物的繮繩，他那副庄严的神气不亚于法院院长。有眼力的人，一看这輛俄国馬車，立刻就能認出它用的是摩尔达維亞的轡具，这可以从它的雅致和它不同于俄国的风俗——前套馬在轡馬前至少有三俄丈——判断出来。駕御前套馬的馭手是一个漂亮的十六岁左右的男孩，他不断地叫着：“得尔，得尔！”他的声音好象乐队里的高音笛。

馬車里坐着一位面孔溫柔的可爱的金发女人，她使人想起拉斐尔^①的圣母瑪丽亚象，另外还有一位黑发青年男子，根据他上唇和下巴上的胡

① 拉斐尔(1483—1520)，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伟大画家。

須可以猜出他是外國人。在前面的座位上坐着一位淡黃頭髮的約莫三十五歲的男人。他的臉型長得端正，討人喜欢，但是在他蒼白的前額上却顯露出了絕望的悲哀。他戴着一副墨鏡。他以只有丈夫才可以的那種不拘禮節的態度抓住了坐在他對面的金髮女人的一隻手。

至於那個外國人，他仿佛根本沒有注意到他身旁的美人和這種夫妻間的柔情，這只能作這樣的解釋：黑髮男子是女子的親屬，或者他的心已經被佔有了，或者他根本是一個缺乏感情的人。我們已經說過了，這個女子長得十分美麗，因此只要看見了她，就不可能不一下子愛上她，至少也會對這個自然界的美妙的尤物欣賞得出神。

這個黑髮男子就是我，戴墨鏡的先生是依波利特·帕；他的妻子斯女士是我的表妹。

到達看台以後，我們下了馬車。表妹挽着丈夫的手，而我則穿過了女人堆，推開了穿着禮服的軍人和官吏們，跑到了看台的另一頭。一路上我不時欠禮貌地踩着了老頭子們腳上的雞眼（他們心里一定把我罵死了），一面向周圍叫着“請原

諒！”——大家都知道这是使人吃了亏又不好意思抗議的护符。在看台的另一头，我終于找到了那頂裝飾着一只极乐鳥的玫瑰紅的帽子。这頂帽子的女主人犹如一盞指路明灯，它照耀着我的道路，它象磁石一般吸引着我……

我不准备描繪柏夫人，因为我觉得，虽然从那时起到現在已經过了五年，虽然我是多么努力成为一个公正的人，但是对于她的回忆却会把我的想象导入一个遙远的意境，并且迫使我破坏我一直严格遵守的决不粉飾任何事实的决心。因此，我什么都不說，不論是她那双迷人的眼睛，不論是她那犹如热情的喘息的声音，也不論是她那柔軟的身軀……

但是，不瞞您說，我贊美所有的年青的女人，而对年老的妇人，我尊敬她們那在我記憶中已經枯萎了的美丽。我还将大大請求那些沒有纖細的腰肢的妇女对我寬宏大量，原諒我偏爱那些窈窕的、身材匀称的女人。在这方面，除了我的兴趣以外，誰也沒有罪过。

柏夫人带着嫵媚的笑容向我迎过来，当她察

覺到由于看見了正在和她談話的槍騎兵軍官，我的神色出于嫉妬而有些暗淡時，就急忙介紹：

“阿爾謝尼·鐵木費耶維奇·日。”

“我們認識，”我說，并裝出笑容來。“Bonjour, mon cher^①。我還以為您在霍亭哩。”

“昨天剛到的，而且明天就要回去。”

“怎么？您這樣快就要離開我們嗎？”我皺起眉頭，揚起眉毛，作出一副難過的样子高聲說道。

“公務在身，沒有辦法！干軍事工作，不自在的事總要比快樂的事多得多。”

“我想，戰時尤其是這樣。隨時都有生命危險；宿在避不了風雨的小帳篷里；也許死在異鄉；而消磨時光唯一的辦法，就是喝茶和玩紙牌……”

“得啦吧！戰爭對於勇敢的人來說是最大的快樂！”槍騎兵軍官吹噓着反駁。“當然，在和平時期陪着挂滿十字勳章和獎章并且患着風濕症的司令員，無所事事地蹲在某一個要塞中，的確无聊得難以忍受……”

① 法語：您好，我的親愛的。

“先生們，我看你們已經鑽到軍事學里面了。”
柏夫人說，“比賽就要开始了，你們会錯過的。”

軍官告辞以后就走开了。

“这个枪騎兵軍官早就在这里了嗎？”我問。

“別担心，”柏夫人笑着回答，“他給我畱了一些霍亨要塞的工事！你想象不出来，你們的会见使我多高兴。当你們在談話的时候，我把你們对比了一下：一个黑得象漆一样，一个白得象亚麻一样。真是奇妙的对照！”

“我看，这个对比对我不利。”

“你真討厭。住嘴。你看帕先生来了，他是賽馬場的裁判員。”

走过来的帕先生告訴我們，等所有的騎手一过完磅，比賽就开始了。

“为什么要这样？”我好奇地問。

“所有参加比赛的人都要过磅，比較輕的人，在馬鞍下面就加一块鉛，这样使大家的重量相等。”

“不过，这样是不公平的！假如我生来就比較輕，有什么理由硬要把我变成一个二百公斤重的

粗壮汉子呢？”

“規則就是这样的。”

“您看誰能获得头奖？”柏夫人問。

“我看是梅列尔，他是一个好騎手。”

“哪个是他？”我感兴趣地問。

“瞧，就是那个小个子，穿着一件寬大的 匈牙利式短上衣的。那件衣服看起来就象是別人的。”

“希望不大——他根本就沒有騎手的风度！”

“等您看見他在馬上的时候，您就会改变您的看法的。对不起，有人叫我了。”

裁判員匆匆地走了，等到他認為全部手續都已經办妥，就用法語叫道：“Allez①！”

騎手們一齐向前疾馳。

* * *

“看見您的表妹，我就很可怜她，”柏夫人說，“这样年青就这样不幸！还没有来得及和年青、漂亮而又勇敢的德上校享受新婚的幸福，在西利斯

① 法語，出发。